

§ 墨家研究 §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: 戴卡琳

专栏导语: 鲁汶大学汉学系在本世纪初开始研究《墨子》, 不仅是因为这位早期中国哲学家的思想, 而且也因为一些围绕着他但却讨论不足的命题。首先, 我们对《墨子》的论证和说服形式感兴趣(2005年在鲁汶大学举办了研讨会)。接下来, 我们的兴趣转向《墨子》内容的各种差异与演变(2009年在鲁汶大学举办了研讨会)。由于《墨子》书是不同的弟子托给“子墨子”的意见, 它自然而然地包括不同的思想。第三步的重点是近代对墨家思想的诠释和它对当代学术界的影响(2014年在鲁汶大学举办了研讨会)。这三个连续的主题——即: 论证形式、内部的多样性和近代的诠释——尽管都与《墨子》相关, 但也略微撇开他本来的哲学思想, 且带来了一些较少被研究的题目。

在2014年举办的研讨会中邀请了著名的中国专家们共同参与, 其中便有本专栏的撰稿者。本专栏文章中两篇专注于先秦时期, 另两篇专注于近现代的墨学阐释。《墨子推理方法对于孟子的影响》讨论墨子对孟子在论辩方法上的影响。虽然两者之间有冲突, 但他们在很多核心概念的使用与论辩推理形式上却非常相似, 可见孟子受墨子之影响颇深。《“十论”的递增成形: 对〈墨子〉中基本命题的追溯》暂时放弃墨子的描述, 即: 某“学派”的“创始人”, 宣传某种“哲学”, 同时在某一“著作”或该著作的某部分中呈现出来。文章沿着《墨子》一书的创作过程, 来追踪墨家核心思想的缓慢出现, 并重点关注“十论”之间的区别: 它们在《墨子》的文本论述中的鲜少出现; 它们作为固定标语逐渐定型以及被忽略的清代校订等问题。《论民国学者对墨家“兼爱”的阐释——以儒墨关系为中心》认为清末民国初期的墨学讨论主要集中于“兼爱”的意义与价值, 透过近代学者关于兼爱的各种讨论, 可把握他们对儒家或儒学的态度, 以及对儒墨关系的处理。《功利主义与近代墨学重构》展示了“Utilitarianism”一词近代翻译的复杂演变过程: 经过梁启超的“实利主义”、胡适“乐利主义”再到吴虞在对墨子的评价中试图打破“功利”的传统贬义色彩, 直至“功利主义”的提法在冯友兰的著作中最终固定下来, 成为“Utilitarianism”独一无二的汉语译词。另外, 李庭绵(当时鲁汶大学的博士生来自台湾国立大学, 现在东海大学教书)的报告《以墨子还原孔子——康有为今文经学理论的论证模式》也属于本次墨子专栏的讨论范畴。她显示康有为建立孔教的理论在很大的程度上借由墨子来论证。

感谢所有研究《墨子》的学者们! 他们的支持和兴趣对我们是一种无穷的启发与快乐。

“十论”的递增成形: 对《墨子》中基本命题的追溯^①

戴卡琳

摘要: 由于我们对《墨子》涉及“十论”的早期文本历史所知甚少, 因此在诠释这些文本的时候, 难免需要依赖于某些预设。在这些预设之下, 墨翟以一位哲学家、墨学创始人或者“十论”这套连贯思想体系的倡导者的形象出现。虽然这些预设可能没有错, 但我们可以在方法论上暂时将其搁置, 从而以一种新颖的方法来阅读《墨子》。这一方法更加关注“十论”彼此之间的差异、它们在《墨子》书中尚未固定的形

作者简介: 戴卡琳(Carine Defoort), 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

译者简介: 吴晓欣,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(长沙 410082); 聂韬,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(成都 610054)

① 本文在“The Gradual Growth of the Mohist Core Philosophy: Tracing Fixed Formulations in the *Mozi*”, *Monumenta Serica* 64.1 (2016), 1-22 的基础之上修改而成。